

歐陽子集

歐陽子集

台灣作家全集
短篇小說卷



台灣作家全集・短篇小說卷／戰後第二代⑨

歐陽子集

ISBN 957-8994-41-9(精裝)

作 者：歐陽子

編 者：陳萬益

出 版 者：前衛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200 號 10 F

電話／02-3650091

傳真／02-3679041

郵撥／05625551 前衛出版社

發 行 人：林文欽

法律顧問：謝長廷・汪紹銘律師

美術策劃：曾堯生

印 刷 所：松霖彩色印刷公司

出版日期：1993 年 12 月初版第一刷

1994 年 6 月初版第二刷

定價：300 元

全套訂價 4700 元，不零售

緒言

鍾肇政

時代的巨輪轟然輾過了八十年代，迎來了嶄新的另一個年代——九十年代。

發軔於二十年代的台灣文學，至此也在時代潮流的沖激下，進入了一個極可能不同於以往的文學年代。

然則這九十年代的台灣文學，究竟會是怎樣的一種文學？

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似乎更應該先問問：台灣文學又是怎樣一種文學？
曰：台灣文學是台灣本土的文學、台灣人的文學。

曰：台灣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支。

倘就歷史層面予以考察，則台灣文學是「後進」的文學；比諸先進國的文學，即使
是近鄰如日本，她的萌芽時期亦屬瞠乎其後，比諸中國五四後之有新文學，亦略遲數年。
只因是後進的，故而自然而然承襲了先進的餘緒，歐美諸國文學的影響固毋論矣，

即日本文學、中國文學等也給她帶來了諸多影響。易言之，先天上她就具備了多種特色集於一身，因而可能成爲人類文學裏新穎而富特色的一支——當然這種說法恐難免落入過分單純化機械化的發展論，未必完全接近實際情形。事實上，一種藝術的發芽與成長，土地本身的人文條件與夫時代社經政治等的變易更動，在在可能促進或阻礙她的發展。證諸七十年來台灣文學的成長過程，堪稱充滿血淚，一路在荊棘與險阻的路途上踽踽而行，備嘗艱辛。

職是之故，若就其內涵以言，台灣文學是血淚的文學，是民族掙扎的文學。四百年台灣史，是台灣居民被迫虐的歷史。隨著不同的統治者不同的統治，歷史上每一個不同階段雖然也都有過不同的社會樣相與居民的不同生活情形，而統治者之剝削欺凌則始終如一。七十年台灣文學發展軌跡，時間上雖然不算多麼長，展現出來的自然也不外是被迫虐被欺凌者的心靈呼喊之連續。

台灣文學創建伊始之際，我們看到台灣文學之父賴和以文學做爲抗爭手段之一的筆跡。他反抗日閥強權，他也向台灣人民的落伍、封建、愚昧宣戰。他身體力行，諸凡當時的抗日社團如文化協會、民衆黨和其後的新文協等，以及它們的種種活動，他幾乎是每役必與，並驅其如椽之筆發而爲〈一桿秤子〉、〈不如意的過年〉、〈善訟的人的故事〉等小說與〈覺悟下的犧牲〉、〈南國哀歌〉等詩篇，爲台灣文學開創了一片天空，樹立了

不朽典範。

中期，我們又有幸目睹了台灣文學巨人吳濁流之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最慘烈階段之際，在日本憲警虎視眈眈下，吳氏冒死寫下《亞細亞的孤兒》，戰後更在外來政權戒嚴體制的獨裁統治下，他復以《無花果》、《台灣連翹》等長篇突破了統治者最大的禁忌。他不但為台灣文學建構了巍峨高峰，還創辦《台灣文藝》雜誌，創設台灣第一個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培養、獎掖後進，傾注了其後半生心血，成為台灣文學的中流砥柱。

七十星霜的台灣文學史上，傑出作家為數不少，尤其在時代的轉折點上，每見引領風騷的人物出現，各各留下可觀作品。此處暫不擬再列舉大名，但我們都知道，在統治者鐵蹄下，其中尚不乏以筆賈禍而身繫囹圄，備嘗鐵窗之苦者，甚或在二二八悲劇裏飲恨以終者。以所驅用的文學工具言，有台灣話文、白話文、日文、中文等等不一而足，蔚為世界文壇上罕見奇觀，此殆亦為台灣文學之一特色。日據時，曾有「外地文學」之稱，輒近亦有人以「邊疆文學」視之，唯她既立足本土，不論使用工具為何，其為台灣文學則無庸否定，且始終如一。

不錯，七十年來她的轉折多矣。其中還甚至有兩度陷入完全斷絕的真空期，其一為戰爭末期所謂「決戰下的台灣文學」乃至「皇民文學」的年代，以及戰後二二八之後迄

國府遷台實施恐怖統治、必需俟「戰後第一代」作家掙扎著試圖以「中文」驅筆創作、接續斷層爲止的年代。一言以蔽之，台灣文學本身的步履一直都是顛躓的、蹣跚的。到了七十年代，鄉土之呼聲漸起，雖有鄉土文學論戰的壓抑，反倒造成台灣文學的欣欣向榮，入了八十年代，鄉土文學不僅成爲文壇主流，益以美麗島軍法大審之激盪，衝破文學禁忌成了不可遏止之勢，於是有覺醒後之政治文學大批出籠，使台灣文學的風貌又有了一變。

八十年代已矣。在年代與年代接續更替之際，正如若干年來每屆歲尾年始，報章上總會出現不少檢討與前瞻的論評文學，也一如往例悲觀與樂觀並陳，絕望與期許互見。有一明顯的跡象是嚴肅的台灣文學，讀者一直都極少極少，在八十年代末期的消費社會、資訊多元化社會以及功利主義社會裏，文學的商品化及大眾化傾向已是莫之能禦的趨勢，於是當市場裏正如某些論者所指摘，充斥著通俗文學、輕薄文學一類作品，純正的文學乃又一次陷入危殆裏。

然而我們也欣幸地看到，八十年代末尾的一九八九年裏民主潮流驟起，舉世爲之震動。繼六四天安門事件被血腥彈壓之後，卻有東歐的改革之風席捲諸多社會主義共產國家，連蘇聯竟也大地撼動，專制統治漸見趨於鬆動的跡象。（草此文之際，世人均看到蘇俄首任總統終告產生。）這該也是樂觀論者之所以樂觀之憑藉吧。

不錯，新的人類世界確已隨九十年代以俱來。即令不是樂觀者，不免也會睜大眼睛看著世局之演變並對它有所期待才是。而九十年代台灣文學，自然也已是呼之欲出！君不見繼八九年年尾大選、國民黨挫敗之後，台灣的民主又向前跨了一步，即令有第八任總統選舉的權力鬥爭以及國大代表之挾選票以自重、肆意敲詐勒索等醜劇相繼上演於國人眼睜睜的視野裏，但其為獨大而專權了數十年之久的國民黨真正改革前的垂死掙扎，彰彰在吾人耳目。

在九十年代台灣文學即將展現於二千萬國人眼前之際，《台灣作家全集》（以下稱「本全集」）的問世是有其重大意義的。過去我們已看到幾種類似的集體展示，計有《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共五卷，明潭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三月）、《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八卷，後再追加四卷，遠景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七月）、《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十卷，文壇社，一九六五年十月）、《台灣省青年文學叢書》（十卷，幼獅書店，一九六五年十月）等四種。無獨有偶，前兩者均為戰前台灣文學，後兩者則為清一色戰後台灣作家作品。而其中，除最後一種為個人結集之外，餘皆為多人合集。值得一提的是後兩者出版時，白色恐怖仍在餘燼未熄之際，前兩者則是鄉土文學論戰戰火甫戢、鄉土文學普遍受到肯定之後，因此可以說各各盡了其時代使命。

本全集可以說是集以上四種叢書之大成者。其一，是時間上貫穿台灣新文學發軔到

輓近的全局；其二，是選有代表性作家，每家一卷，因而總數達數十卷之鉅，堪稱自有台灣新文學以來之創舉。是對血漬斑斑的台灣文學之路途上，披荆斬棘，蹣跚走過的前輩們，以及現今仍在孜孜矻矻舉其沉重步伐奮勇前進的當代作家們之獻禮，也是對關心本土文學發展的廣大海內外讀者們的最大禮物。

（註：本文爲《台灣作家全集》〈總序〉的緒言，全文請看《賴和集》和《別冊》。）

深邃的內心葛藤

——歐陽子集序

歐陽子與陳若曦，是七〇年代台灣《現代文學》派的陣營中最受矚目的兩位女將。若說陳若曦的小說題材，比較感時憂國，偏重於海峽兩岸的政經問題和人文關懷；則歐陽子著力的焦點，便是毫不保留的人性解剖，向內挖掘那深不可測的複雜的內心世界。

歐陽子，本名洪智惠，原籍台灣南投，一九三九年出生於日本廣島。在日本度過童年，也在那裏接受小學教育，二次大戰後隨著家人回到台灣。而正式寫小說，則是一九五七年進入台大外文系的事，大三時與同班同學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等人一同創辦《現代文學》雜誌，從此正式以歐陽子筆名，開始在該刊發表短篇小說，並評介西洋文學作品。

歐陽子最心儀D·H·勞倫斯、亨利·詹姆斯及威廉·福克納等人的作品。從歐陽子結集的《那長頭髮的女孩》及《秋葉》看來，歐陽子顯然受到西洋心理小說的廣泛影

響，是位典型的現代文學技巧的服膺者，非常重視小說結構的經營，擅長以冷靜分析的手法，戮力於心理寫實，追求單一緊湊的戲劇效果，精準地表現出新舊思潮衝突下現代女性複雜多面的內心葛藤，在這裏有不容於世俗的母子亂倫之愛，有師生同性之愛，也有一般男女深邃隱秘的心靈，她們大膽地向文化及社會的禁忌挑戰，但也因為有時過於偏重醜陋面、陰暗面的挖掘，乃致曾遭到部分評論界人士強烈的責難。

歐陽子後來在〈關於我自己〉一文，如此談到她創作的題材：

我差不多的小說題材，都是關涉小說人物感情生活的心理層面，以及他們的自我覺悟過程。多數人寫小說，常是先想出一個人物，然後圍繞着這一人物，構造出情節故事。我卻有點不同，我總是首先想到一種處境，或困境，繼而推想，一個具有某種性格的人，在陷入這樣的困境時，會起怎樣的心理反應？會採怎樣的實際行動？而這個主角最後採取的某種行動，或顯露的某種表現，一定和他對於該困境所起的心理反應，有直接而必然的關聯。我想白先勇說我擅長動機分析，就是這個意思。

以白先勇為首《現代文學》派的肯定，主要是針對歐陽子作品中的藝術形式和美術技巧。白說：「歐陽子的小說有兩種中國小說傳統罕有的特質，一種是古典主義的藝術形式之控制，一種是成熟精微的人類心理之分析。前者表諸於她寫作的技巧，後者決定

她題材的選擇。歐陽子最成功的幾篇小說，例如〈網〉、〈覺醒〉、〈浪子〉、〈花瓶〉、〈最後一節課〉、〈魔女〉等，在小說形式之控制上，可以說做到了盡善盡美的程度。」

而以尉天驄、何欣等人代表《文學季刊》派的責難，主要是站在社會責任的角度，基於道德關懷的層面。何說：「《秋葉》集裏的人物，便都是些缺乏思想、缺乏性格的浮萍。我們無法相信台灣大學文學院裏那批高材生就只生活在以報復、以詭計為基礎的愛情裏，我們也難以相信三、四十歲的婦人們生活目標只不過是宜芬、麗芬變態性衝動，或蘭芳、敦敏的阻撓兒子戀愛以免自己陷於空虛。也許由於這些，《秋葉》集裏的故事都缺乏力量、推動故事發展的那種洶湧大浪的力量，也缺乏聲勢奪人的緊張，更缺乏咄咄迫人的現實感。」

其實這兩派說法，都指出了歐陽子小說的部分事實，並不盡然是矛盾，一者著眼於形式與技巧，一者偏重於題材與人物，但細加分析，自古以來文學藝術與社會責任的主從辯證關係，才是雙方文化理念上的根本差異，雖然這次仍不免流於各說各話，但也為後續的七十年代中葉的鄉土文學論戰預先埋下了伏筆。

目錄

緒言／鍾肇政 1

深邃的內心葛藤 9

——歐陽子集序

【歐陽子集】

半個微笑 1

花瓶 19

網 35

木美人 51

覺醒 57

小南的日記 75

浪子	95	
芙蓉	115	
最後一節課	133	
魔女	149	
秋葉	169	
週末午後	203	
詭道	215	
由幾個形構學觀點論歐陽子／高全之		251
歐陽子的主題與人物／何欣		279
歐陽子小說評論引得	303	
歐陽子生平寫作年表	307	

半個微笑

汪琪雖已醒了半個多小時，她卻一直沒睜開眼，彷彿閉著眼睛，她就安全，就能避免面對現實。不久，她聽見護士的脚步，移入她病房，移近她床邊。她任由護士測體溫、量血壓，眼睛還一直閉著。

「要不要我把窗簾拉開？」護士問道。

「隨便，」汪琪軟弱地回答。

護士拉開窗簾。一片陽光從玻璃窗射入。汪琪半睜開眼，突然覺得從一個暗紫色的世界，一彈跳入陌生眩人的鮮白色世界。她趕緊又閉上眼，緊緊的，卻再也回不到剛才那安全熟悉的暗紫色世界。

「腿怎樣？還痛不痛？」護士問。

「還好，」她說，「幾時能把石膏取下？」

「還得綁一些日子。等醫生來，你可問他看看。」

護士走出病房。

這是汪琪入院的第五天早晨。頭一天她昏迷沒醒，第二天才完全恢復知覺。一清醒過來，她就知道她不再是自己——全身沉甸甸的，不是石膏，就是繃帶，動都動不得。她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塊石頭似的。她希望自己真能變成一塊石頭，把腦中思想也凍結起來。據醫生說，她的右腿骨折斷，左腿也扭了。此外，她臉上肩膀上都有外傷，一陣陣作痛。醫生替她照過兩次腦X光，說是沒怎樣。但她偷聽到她母親向醫生訴苦，說這孩子醒來後，多半時間只癡癡躺著，一句話也不說；一問她關於那天失足跌落的情形，她臉上就露出極度恐怖，到底怎麼回事？是否腦子受到震盪，傷了她神經？醫生就安慰母親：不必擔心，這是常有的現象，過個幾天，你女兒大概就會好起來……

汪琪知道一過十點，母親就會趕來醫院看她，並陪伴她一下午。十點之前，母親必須照料父親上班，照料弟妹上學，然後去買菜，回家打掃房子，做完一切家事。汪琪心裏非常感激她，但卻希望她不要對她這般遇到。她深覺自己不配讓母親如此操心掛慮。護士又走進，送來一盤早餐。汪琪勉強撐起身子，吃下兩口，便又躺下，閉起眼睛。一刻鐘後，護士來收拾飯盤，見她沒吃幾口，婉言說了她幾句，勸她多吃些。汪琪假裝睡著，不予理睬。護士終於把盤子端走。

她又僵直靜躺了數十分鐘。事情既已到達這步田地，她已學會暫時麻木自己，暫時將迷亂的思想與可怕的現實擱置一旁不顧。然而她知道無法永遠逃避——她終將面對它，獨自一人面對它。世界上沒有一人幫得了忙。

走廊裏響起一陣輕快的腳步聲，愈來愈近。在她病房門口，腳步聲戛然停止。汪琪睜開眼睛。一個赫本頭、大眼睛的少女出現在門口。

「啊，汪琪！」少女叫著，急步向前，握住她的手。

「哦，張芳芝，」汪琪低聲應道，嘴角擠出一絲微笑。

她從昏迷中甦醒以後，除了父母，這是頭一個訪客。她母親曾告訴她，有許多朋友來過，想探望她，但醫生說她需要休息，不准他們進來。

「我每天都來，」張芳芝說。「今天好不容易，他們才放我進來。」

汪琪捏一下她的手，表示感激。

張芳芝是汪琪的多年老友。兩人從小學就同校，中學同班，現在又同唸大學外文系。張芳芝長得挺標緻的，而且活潑健談，人緣很廣，屬外向性格，和汪琪正巧相反。雖然如此，她倆卻總是在一起，於是有些同學就開玩笑地說汪琪是張芳芝的「影子」。汪琪對此心裏暗暗不服；她不了解為什麼人們視她為張芳芝的影子，而不視張芳芝為她的影子。但當然她不會對任何人這樣說，因為她一說，人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